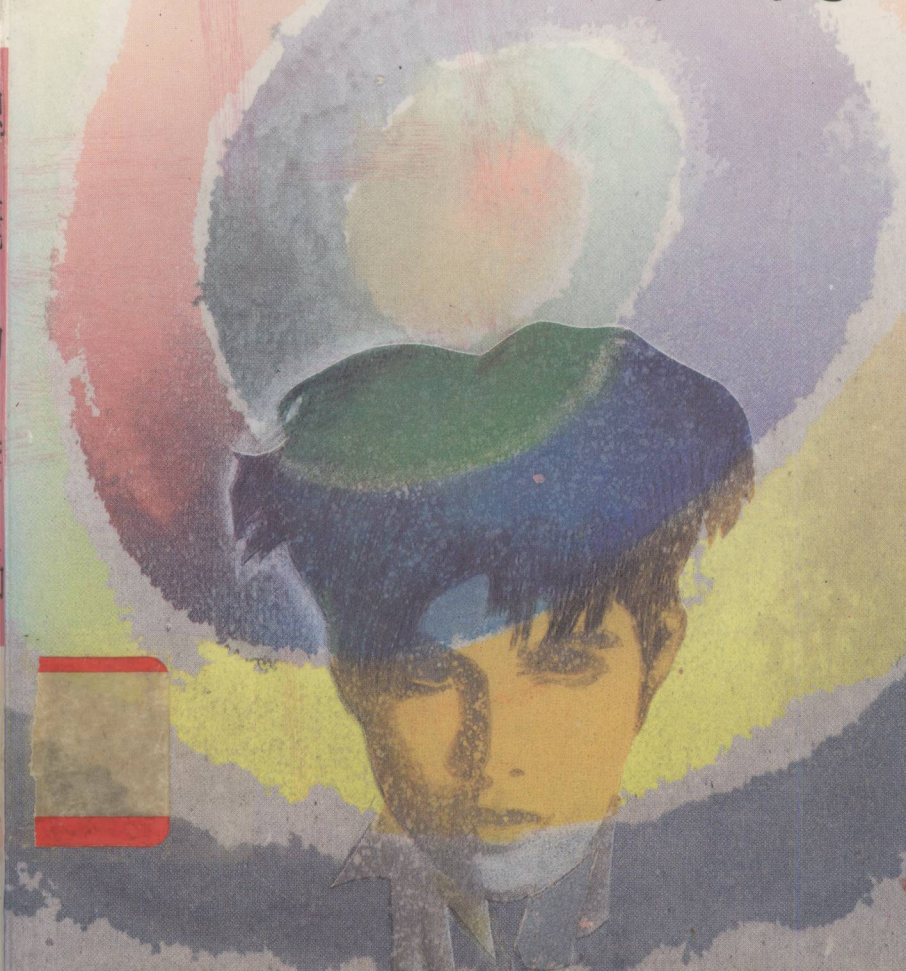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新加坡〕

尤 今

瑰麗的漩渦



瑰麗的漩渦

〔新加坡〕尤今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汪逸芳

封面设计：梁 珊

瑰丽的漩涡

尤 今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印刷集团
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杭新印刷厂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印数 0001—5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39—0652—7/I·609 定价：7.10元



- 沙漠中的小白屋
- 那一份遥远的情
- 太阳不肯回家去
- 浪漫之旅
- 迷失的雨季
- 黑海畔的珍珠
- 回首叫云飞风起
- 长屋生涯原是梦
- 玲珑小品
- 无忧小品
- 尤今小说精编
- 瑰丽的漩涡

作者簡介

尤今，原名譚幼今，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。

尤今大學畢業後曾先後服務於國家圖書館與南洋商報，擔任圖書館管理員、記者、副刊編輯等職。現執教於中學，並為新加坡、中國（包括臺灣）、馬來西亞等地報刊撰寫專欄文章。

尤今從事寫作多年，迄今為止，已在國內外出版了五十餘部著作。她的作品散見於新加坡、中國（包括臺灣）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美國和歐洲的報刊雜誌。

自序

写长篇小说，原本只是埋藏在心坎深处一个很遥远而又很美丽的梦。这个梦，像一锭高高地搁在玻璃橱内的元宝，静静地绽放着耀目的光芒，魅力永在、诱惑长存。

素材，是作家精心培植的种子。种子在一个唤作“思维”的沃土里抽芽生长……终于，由娇嫩的幼苗，长成了健壮的大树，进而成为擎天的巨树。

这时，写长篇小说，再也不是模糊而朦胧的梦想了，它近在眼前，而且，清晰可见——我于是拿起了笔，在纸上与文字开始了漫长而专情的厮守。

然而，把玻璃橱内的这锭“元宝”置于掌心而反覆把玩之际，我的心，在美梦成真的喜悦以外，却也饱受着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煎熬与痛苦。

我不是职业作家，我没有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好时光可以奢侈地、任意地挥霍。我只能在东割西切的时间夹缝中，坚持每日不辍的笔耕生涯。在工余之暇的疲累里、

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内，我不休不眠，伏案而写。有时，写着写着，忘了时光之飞逝，直至第一道曙光照射在桌上，才蓦然惊觉天泛鱼肚白。搁下笔，小歇片刻，却又得把自己硬生生地纳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轨道里。有时，灵感像决堤的河水，来势汹汹地朝我奔泻而来，偏偏琐务缠身，百事待理，抽身无暇、执笔无望；当我笨笨地阻挡那潮涌而来的创作灵感、硬硬地压下那炽热的创作欲望时，心里的感觉，只能以“五内俱焚”一词来加以形容。

有许多时候，明明已搁下了笔，可是，书中的人物，却还活生生地在脑中痴缠不休，他们的快乐、他们的悲哀，也不可思议地化成了我脸上的笑、我眼中的泪。

我是我、我也不是我。

人物，是从自己笔下流出来的，可是，自己却糊里糊涂的和他们打成了一片。现实与虚构，已失去了明显的界限；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，两者纠缠不清，变得混沌难分。

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就在这样的情境中，上上下下、浮浮沉沉，过着“纸醉字迷”的生活。

喜怒哀乐，交替更易；甜酸苦辣，齐泛心头。

终于脱稿那一天，原以为会如释重负，而竟不然。望着稿纸上那个圆圆的、寂寂的句号，我的心，竟也像那句号般，空落落、虚晃晃的。无喜、不悲，淡淡的、木木的，是一种全然没有感觉的感觉。

是过了好几天以后，感觉才像是从冬眠中苏醒的蛇

一样，慢慢地活了。不是轻浮的快乐，也不是轻松的恬然，倒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茫然。

这故事，居然结束了？

有疑幻似真的感觉。

把打印出来的那一摞稿子送去装订，捧着厚厚的一大本，欢喜的感觉，这时，才切切实实地浮了上来。

十多万字呢！

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取名：《瑰丽的漩涡》。

一般人总认为：长篇小说极难诞生于太平盛世中。然而，纵是国泰民安，诸种社会问题依然像是无处不在的微尘，静静地、阴阴地散布在阳光所及、以及阳光难及的各个角落中。表面上看来，问题也许很轻微，可是，它们却像是含脓的疮，不去挑它、不去疗它，它便日益胀大、日益毒化。

作家不是医生，不能割疮去脓，不能悬壶济世；可是，作家却能尽一己微薄的力量，把脓疮挑破，让世人清楚地看到那脓的剧毒；然后，大家共谋对策。

《瑰丽的漩涡》以新加坡年轻的一代作为描写的对象——他们是织布机上的“梭子”，而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呢，是织布机上的三条主线。

通过了“梭子”的活动，带出了存在于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诸种问题。这些问题，包括了广受瞩目的鞭刑、贻害深远的嗜毒、备受争议的早恋，等等等等。在我所反映的问题当中，有尖锐难解的，也有久悬未解的。

我尝试通过这一部取材自现实的小说，为读者打开一扇窗口，让他们清楚地窥见新加坡某一层面的生活，也让他们清楚地看见存在于这一层面的问题。

谨以最最诚挚的心，将这部小说，献给中国大陆所有为人父母者、为人师表者、为人儿女者，以及所有关心现实社会里病态问题的有心人。

衷心感谢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，在为我出版了两系列的文学作品后，现在，又为我出版第三系列的文学作品。能与办事高度负责而审稿万分仔细的编辑们合作，是荣幸、也是异常愉快的经验。

第一章

一 鞭打

礼堂里的整千名学生，此刻，全部变成了无声的鸦与雀。

氤氲在空气里那一份达致饱和点的紧张，还有，学生脸上难以自抑地流露出来的惊惧，使大大的礼堂在感觉上变成了一粒吹得过满、过胀的气球，仿佛轻轻一戳，便会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

纪宏泉，这名超龄的十八岁学生，便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里，笔直地站在台上，听校长向全校师生细数他的罪状：

“纪宏泉是本校中五丁班的学生，上个星期一，他在学校附近的车站，把邻校一位十六岁的学生打伤了，还强行拿走了他的居民证，命他取钱来赎。伤人、加上勒索，犯了这样严重的过错，照理说应该开除，可是，本校训育组经过慎重的考虑，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；只是国有国法，校有校规，一个人犯错以后，就得

承受惩罚。本校决定，除了给纪宏泉同学记两个大过以外，当众鞭打三下。”

台上，摆着一张冷冰冰的桌子，纪宏泉按照指示，用手紧紧地抓着桌沿，半伏着身子，静待鞭打。尽管事前曾千百次设想过临场的难堪与恐慌，可是，现在，身在“刑场”，反而没了感觉。整个脑袋，空空荡荡的，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已极的感觉。

这时，寂静的礼堂，清楚地响起了挥动藤鞭的声响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倍觉惊心。

学生当中，有些吓得呆呆地张开了嘴巴，有些咬着下唇忍着欲坠的眼泪，有些表情不忍地别转过头，有些索性用手掩上了双眼。

“唵”的一声，当训育主任高举的藤鞭重重地落到纪宏泉屁股上时，一种热辣辣的痛楚立刻毫不留情地蔓延开来，他咬着牙，忍。“唵”，再一下；“唵”，又一下。完了，完结了。他慢慢地支撑着站了起来，腿很软、屁股很重、身体很烫，那种感觉，非常奇特。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，每一双眼睛，都是一盏聚光灯，炯炯的亮光，毫不留情的从四方八面扫过来。这时，他那颗没有感觉的、好像死了一般的心，不知怎的，忽然活过来了，而活过来的第一个感觉，居然是痛。这样的痛，和屁股那种火烧火燎般的痛，是全然不同的；它好像是被人硬生生的撕裂了，尖尖细细而又锐不可当的痛楚，直捣心窝；偏偏台下的每一道目光，都是盐，一把一把的撒在裂口上。他下意识的揉了揉胸口，痛，很具体的存在着，止

不了；他当机立断，迅速地控制了自己，站稳了脚跟、挺了挺胸膛，刻意装出了一个漠然的表情，慢慢地走下台去；穿越了人群、走回自己的班，然后，冷冷地看了看四周，坐下。

坐下时，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一直垂着头的梁蔷蔷，圆圆的脸上，全都是湿湿的泪。他更没有注意到，邓碧妮看着他的那双眼，有火烙般的痛楚。他只感觉到：当他坐下时，毕良骏把他那一双修长的手，友好地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他没有动，直直地坐着，神情有些微的恍惚。

在朦胧的意识里，毕良骏搁在他肩膀上的那双手，不知怎的，竟然起了变化——变成了另一双骨节粗大的手。此刻，这双手，正粗暴的抓着他的肩膀，企图把他像垃圾一样扯到屋子外面去丢掉，他厌恶已极、气愤已极，发狠地把那双手猛地扫掉……

坐在纪宏泉后面的毕良骏，双手霍地被扫掉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尴尬的神情，他以为纪宏泉不愿在众目睽睽下接受他人无助的同情，却万万想不到纪宏泉要扫掉的，其实不是他的手，而是在幻觉中他父亲的手……

二 扭打

父亲的手，比一般人大；父亲的十指，也比一般人长。

小的时候，每当父亲用手抚摸他的头，他便觉得父

亲大大的手掌像两把小葵扇，挺好玩的；渐渐长大、懂事以后，看到父亲发狠地打着母亲时，他觉得那简直就是一双魔鬼的掌。

许多年以后，回想着那天下午家里发生的这桩影响着他一生的事件，他依然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。

像往常一样，回家以后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天气很热，他无意识地躺在床上，开了风扇，任由它呼呼的吹。四周很静，古老的小风扇，不情不愿地转动着时，发出了“依依呀呀”的声响。他的胸口，涨涨的、闷闷的，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梗在胸腔的这一团东西是什么形成的，所以，有意识的不去碰触它。转过了身子，换了一个较舒服的睡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了门匙转动的声音。看看床头的小钟。噢，才下午三点多嘛，父亲居然就回来了？厅里，传来了细细碎碎的谈话声。他坐了起来，侧耳细听，才听了短短几秒，便忍不住骂出声来：“娼妓！婊子！”重新躺了下去，用枕头把整张脸盖住。然而，没有用，厅里的那张脸，悠悠忽忽地浮到了眼前来。细小白净，和他母亲的黧黑矮胖，刚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五官当中，唯一突出的，是那双眼。杏形的，眼梢微微的朝上斜着，有说不尽的嗔。就是这一双眼，把父亲整个魂魄勾去的。可恶的是：在勾走了父亲魂魄的同时，也把这三口之家的快乐、幸福、和谐，全都勾走了。医生诊断母亲死于胃癌，可是，只有他，知道这诊断是错的，母亲其实死于心癌，而把癌“种植”到她母亲心房里的，就是这个长了一双“勾魂眼”的女人。

他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事时，双手把枕头抓得死紧，仿佛他现在抓着的是那个女人的骨头。想着、怨着、恨着，他益发没了睡意。这时，厅里越来越乱、越来越响的声音，也不绝地传了进来。他狐疑地抛开了枕头，翻身坐了起来。仔细听，咦，好像在搬动家具呢？厅里那一对男女，究竟在搞什么鬼呢？他再也按捺不住了，把门拉开一条缝，朝外张望。这一张望，他立刻觉得血脉贲张，整个人变成了一座熔岩直冒的火山。好像一支脱弦的箭，他飞蹿出去，一把扯住那个女人的头发，暴喝：“住手！”女人冷不防秀发被扯，吃惊、吃痛，尖声叫嚷，那声音是这般的凄厉，仿佛有人用刀子在刮她的灵魂。在她尖叫着时，纪宏泉伸手去夺她手中那张镶着相框的照片，照片夺到手，纪宏泉便松了手，可是，那女人，也许是太吃惊了，或者是不愿再吃这种暗亏，依然收不了声。纪宏泉的父亲，在这一片骤来的凌乱里，慌忙地丢下手中的烛台，跃身过来，不由分说，一拳就朝纪宏泉挥过去，纪宏泉早有准备，敏捷地低头闪过，当他父亲第二拳挥过来时，他扬起手臂，硬生生地去挡，钢球般的拳头落在钢条般的手臂上，双方都吃痛，身体也都不由得晃了晃。中年汉子发出如兽般的咆哮：“你这个不肖子，今日看我不把你活活打死！”纪宏泉也不甘示弱，从齿缝挤出来的每个字都沾满了恨：“我不是你儿子，你不配当我父亲！妈死去还不够一百天，你便要移走她的灵位，你不是人……”言犹未毕，中年汉子便伸出大大的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着着实实的劈了纪宏泉一个重重的

耳光，这一回，纪宏泉闪避不及，被打个正着，嘴里蓦地涌出了腥腥咸咸的味儿，一股鲜红的血水，也沿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。多年以来凝聚在心头的不满、多年以来为了母亲而忍气吞声的委屈；加上新近丧母的哀伤与焦躁、加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愤怒，纪宏泉的理智在这一刻全崩溃了，他以发育的脸发红的眼发紫的唇握紧双拳，扑了上去，发狠地与这个他唤作“父亲”的人扭打在一起。那原本装腔作势尖叫着的女人，现在，发出了来自内心深处、真真正正恐惧的尖叫，奔到隔壁，向邻居求救。

邻居终于把这一对父子分开时，双方都脸青鼻肿了。两个人，各各被邻居硬生生地抓住，可是，眼睛却都毒毒地瞅着对方。中年汉子脸上表情，十分复杂：震惊、愤怒、尴尬、气恨，都有。纪宏泉呢，一味的恨。中年汉子把话用牙齿切碎了，一个一个字吐到他的脸上去：“畜牲，滚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”

他滚。

他“滚”到他外祖母的家去了。

他清清楚楚地知道：从今尔后，他就是一只断线的风筝，再也不能、不会回返那只曾经抚过他、但更多时候是掴打他的大手掌里了。

三 殴打

与父亲扭打后，纪宏泉请了几天病假。

几天后重新回返学校，纪宏泉觉得全身这里那里都还是隐隐作痛。整个人，好像浮在半空中，幽幽忽忽的，情绪无处安放。难过吗？不像。遗憾吗？绝不。气恨吗？也不全是。总之，窝窝囊囊的，觉得自己像一摊黏糊糊的烂泥。

那天，他是下午三时许离开校门的。远远的，便看到梁蕾蕾安静的坐在车站的椅子上。油亮的黑发，扎成了两条俏丽的麻花辫，服服帖帖地垂在胸前。看到了他，她那张浑圆细致的脸，便心无城府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，甜甜的酒窝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双颊上旋了旋。纪宏泉颌首为礼，纵是在心绪紊乱的现在，看到了她，他的心，还是止不住有一种温柔的撞击。他在车站的另一张椅子坐了下来，没有与她说话。

车站斜对面的马路，种了一排凤凰木，正是开花季节，饱满的红花，飞扬跋扈地压在一树翠亮的绿叶上，一簇簇、一蓬蓬，着实艳丽得惊人。偶尔风来，树叶摇曳红花动，仿佛满天飞舞着红色的小蝴蝶。

纪宏泉伸长着腿，闲闲地看着，心里突然有个念头撺掇出来：他很想抓两只红色的小蝴蝶，绑在梁蕾蕾的发梢上。这样想着时，唇边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，侧头去看梁蕾蕾，却正好看到邻校两名个子瘦削的学生朝车站走来。

高的那个，三颗钮扣没扣好，胸前的衣服，造作地敞开，嘴巴一张一合地嚼着香口胶；矮的那个，头发髻髻的，耳朵插着“随身听”，一面走，一面扭着身体。

两个人，流里流气的挨到梁蓓蓓身畔去坐。

个子较高的一个开口了：“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哟！”矮的紧接着开腔：“没人陪伴的花，很快会枯萎的呀！”高的又说：“年轻的姑娘，应该跟着感觉走！”矮的说：“有些感觉，一生只来一次！”高的再说：“快快随我潇洒走一回！”梁蓓蓓圆圆的一张脸，涨得紫红紫红的，她站了起来，想走开，可是，那高的，居然伸手去扯她的书包，涎着脸，说：“别走别走，你一走，再回头我也不要你，伤心的人更伤心哟！”

纪宏泉就是这时出手的。

他蹿了过去，飞起一脚，把高个子扯着梁蓓蓓书包的那只手踢掉，然后，一拳朝他下巴挥去，那高个子，和番薯一样，根本不懂得怎么闪避，被他打个正着，闷哼一声，朝后倒去；那矮个子，更窝囊，站在那儿，发出了尖尖细细的叫声，此刻，这叫声，落在纪宏泉耳里，竟和几天前他在家里听到的那一个女人的叫声如出一辙，他的意识，突然变得有点朦胧、有点浑沌，他来个五爪抓鹰，扑过去，一把将他胸前的衣服掀起来，正想挥拳打下去时，脸白如纸的矮子竟哭出声来了：“饶了我，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！”他一哭，纪宏泉反倒清醒了，知道他抓着的，不是那个令他憎恨入骨的女人，便松了手，但是，又觉得不该这么轻易地放过他，便说：“居住证拿来！”矮子不敢违抗，乖乖地把居住证交上。纪宏泉随口说道：“明天拿一百块来赎。”正把他的居住证收进裤袋里，便被对面赶过来的公众人士当场逮着了。